Globethics Repository



伦理精神之于美国 [Ethical Spirit in America]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Preprint
Authors	翟, 金鸣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11-18 01:56:44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85418

翟金鸣：伦理精神之于美国

翟金鸣

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当我们考察各国的政治制度时，美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范式。有着210余年历史的美利坚合众国，强壮的机体中蕴涵着同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成熟的政治气质和政治涵养。自中华大唐帝国和古罗马帝国以来，历史上还没有任何国家拥有过像当今美国这样的绝对优势。不管你愿意与否，美国已经成为在经济、政治、文化、技术和军事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新帝国！然而，美利坚的发展历程是不平凡的，虽资历浅薄却阅历丰富，几度浮沉。美国文明发达而现代，但其矛盾的心理使得整个民族缺乏恒定性。历史上一度孤立保守，谨慎低调的美国形象已经为人们所淡忘；当今，美国政治傲慢、自私、虚伪、嚣张的味道令人厌恶，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帝国姿态令人压抑甚至窒息。本文试从伦理精神角度，用历史的方法探寻美国心理，进而理解其政治文化摇摆不定的根源。

一、新教伦理的移植

1492年，一块寂寞的原始大陆首次进入了人类的视线，这便是远离人类文明的美洲。在这里，遍布的是整片的原始森林，茫茫荒野，荆棘密布，禽兽纵横。这里没有近代意义上的人类，古老神秘的印第安人是大陆的主人。强大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把注意力放在了能够满足他们奢侈糜烂的封建生活的南美洲，而实力稍逊的法国人、荷兰人以及北欧人而后是英国人则把目光投向了“一毛不拔”的北美洲。恰恰是这样一种历史的安排改变了北美的命运。

经过几个世纪的纷争，到18世纪前期，英国占有了北美，先后建立了13块殖民地。在此过程中，北美经历了一场伟大的洗礼——英国先进的经济、政治制度被移植到了这里。然而，更具决定意义的是，一大批由于具有基督教的“清教徒”精神的英国人——他们或者不堪欧洲大陆的宗教压迫，或者在既定的社会环境中被边缘化，或者二者兼有——为了寻求物质利益，为了将他们所宣扬的为欧洲主流宗教所排斥的新教精神变为现实，他们选择了探险，在美洲开辟一个新的天地。在屠杀、驱逐了当地的印第安人之后，他们成为了社会的主体；相应的，他们所宣扬的“清教徒”精神继而边缘化了当地的文明，称为社会文化的主流。

二、新教伦理的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一方面，13个殖民地间的贸易交往不断加强，市场体系逐步趋于一体化；另一方面，群体之间往来频繁密切，价值认同渐趋一致，社会无意识间在进行着迅速的整合和融合。这一过程的客观结果是，美洲人民具有了同样的利益要求，形成了民族意识。一个民族在短期内形成了，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民族的形成毫无历史轨迹可循，恰恰相反，他的形成本质上依赖的是“移植”这一方式。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美利坚民族似乎毫无底蕴，我们深知触摸不到这个民族的质感。但，时间并不重要，方式只是手段，移植纵然是假借，那也是历史的赋予，而美利坚民族的形成的终极因素是人民的智慧和伦理精神。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美利坚民族的文化深深的植根于大洋彼岸的欧洲文化，是欧洲文化在新的环境中的移植和发展。但是，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与最初欧洲人带来的宗教精神也不尽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独立战争。

对于美国独立战争的性质，我有一点个人的理解。有人认为美国独立战争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还有人认为美国独立战争是一场殖民地革命。我不同意这些观点。所谓资产阶级革命是指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然而，在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之前，英国已经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显然，独立战争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再者，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北美的美国部分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地，作为本土人民的印第安人已被杀戮殆尽或驱逐遣散，他们已被边缘化，根本不算是居民。被压迫掠夺的是来自亚非拉的奴隶或劳工，对于他们的统治的确是殖民性质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独立战争的发起者和中坚力量却是来自欧洲大陆的，处于统治阶层的贵族或新兴资产阶级代表。这个集团想推翻英帝国主义的统治并不是出于反对殖民压迫，而是，他们想要为本土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扫除障碍，寻求资产阶级利益的最大值。独立战争的本质并非基于对独立的渴望，而是基于对利益的追求。只不过，独立是实现这种追求的捷径。所以，我的结论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实质应当是统治阶级内部中下层为追求更大的利益价值而进行的统治或政治剥离。

独立战争之后，挣脱束缚、获得自由的美利坚民族开始张扬她那个性鲜明的伦理精神。这种精神包含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三个要素：首先，美利坚生来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天然的具有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认为，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是以“天职”观念为核心的伦理观。所谓“天职”便是劳动、赚钱、获利。资本主义精神强调把增加自己的资本看成是一个人固有的责任；放弃增加资本的机会就等于放弃自己的责任；其次，初涉大陆的探险，西进运动的苦难，使美国人形成了为追求幸福而不屈不挠奋斗的精神；再次，以世俗禁欲主义为本质特征的新教伦理将“预定论”与禁欲主义紧密结合，让精神空虚寂寞的人们寄希望于勤奋的劳动，事业的成功以及勤俭的生活方式。禁欲主义反对无所事事，一劳永逸，穷奢极侈。宽容博大的美利坚文化将这三个要素熔入一炉，锻为一体。从而使财富、价值、信仰三个难以调和的概念最大限度的协和统一。

三、伦理精神与美国经济

复杂而又奇特的伦理精神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无限的动力。拼搏不息的精神，视获利为天职的意识，提倡勤俭，反对奢侈的戒律完美地将人与经济融合为一体，从古至今，纵观东西，几乎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够美妙地将这些因素人为地拼凑在一起，而在美国，她的发生好似浑然天成。再加之其丰富的天然资源。美国的经济实力迅速崛起，在生产了大量的财富的同时实现了资本的高效积累。回顾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不难发现，除去几个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固有地经济危机时期，美国几乎是在以上升性质的一次函数的图像呈现出线性发展的轨迹，令人瞠目！但是，不可否认，随着财富的增长，资本的积累，伦理精神中的宗教伦理逐步让位于经济伦理、资本伦理，更糟糕的是，宗教伦理并不能独善其身，而是被侵蚀、吞噬。由于信仰因素的缺失，理性的伦理精神已经滑向了物质主义道路，那意味着“赤裸裸的获利”以及“疯狂的享乐行为”，而资本主义一旦有了物质基础作为依赖，就已不再需要伦理精神的支持了。所以，完美的伦理精神赋予了美国经济蓬勃的活力和持久的生命力，但令人痛心的是，经济领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横行的今天，伦理精神中的信仰和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抛弃了。非但如此，美国人甚至用曲解的伦理精神为其行为镀金，辩护。因此，伦理精神与美国经济良性互动的行程已走到尽头。而现在顶充这一角色的是法制。较伦理精神，法律虽缺少人性主义，人文色彩，但毋庸置疑，法律更具理性和合法性，是人类的伟大进步。

四、伦理精神与美国政治

当首批开拓者登上北美大陆时，虽然他们看到了广袤的陆地，呼吸了自由新鲜的空气，但，宗教压迫在他们的脑中已印痕深深，罪恶的欧洲国际社会的影像挥之不去。

在他们看来，独裁与战争充斥着国际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欧洲国家间不会有民主与和平。这样的心理使得最初的北美人民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出于忠于自己的信仰，他们要把他们所宣扬的宗教精神散布于世，推行他们的民主价值观；同时，他们意欲与整个欧洲划清界限，孤立存在。前一种意识意味着“整合统一”，而后一种意识则意味着“孤立独立”。很显然，这两种意识相互对立，矛盾至极，但就是这样，固执的美国人却生硬的将它们糅合在一起，直到今天。所以，纵观美国内政外交，之所以政策取向前后不一，变化无常且不可捉摸，其始作俑者便不言而喻了。美国人已将这一矛盾体置于政治文化的显著位置，以便随时根据国家利益的调整，国际现实的境况，遴选其一，为己所用。实际上，“孤立”与“整合”的争斗并没有完全意义上的胜利者，只有上风、下风之别，有时甚至平分秋色，各占半边。从范畴角度讲，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是相对意义的，从初期的完全孤立，到早期的美洲孤立（门罗主义），在到亚太孤立（门户开放）……美国所奉行的孤立只是扩张之后的停顿、维持和调整，纵然美国人的内心深处总有孤立的声音在呼唤，但，正如同伦理精神被物质主义所取代，实力的膨胀早已将孤立作为势力扩张之后的间歇，而丢弃她的初始含义。我认为，随着国际局势的进一步变动，美国政治思想体系中的孤立主义与扩张主义的概念之间的区分已经渐趋模糊，两者的表象也渐趋一致。例如，当今力行单边主义的美国实际上是在“孤立”行事，然而，它是在“孤立”地“扩张”着自己的势力！

盛气凌人的美国人早已丢掉了谦虚、严谨、节俭、感恩的精神，正徘徊于绝对主义的迷宫中，苦苦寻求绝对霸权、绝对领导、绝对安全和绝对军事优势的出口。现实的美国人总是贪婪的建构着他们的利益，乐此不疲，以至于将让他们发迹于世的伦理精神尘封在了灵魂深处。美国的发展的函数程式大约是线性的，但未来能否突破区间（霸权循环论中的周期）的限制？不得而知。但如果浮华的美国能够从朴素的伦理精神中找回自我，那么，他至少可以扩大这一区间。

来源：“学说连线”http://www.xslx.com

/